

憑歌寄意



香港已故音樂奇才、Beyond樂隊靈魂人物黃家駒生於一九六二年，今年是他的六十歲冥壽。時光荏苒，若家駒仍健在的話，也屆耳順之年了。

黃家駒是眾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他創作的音樂作品涉獵多個領域，有講理想抱負的《海闊天空》《不再猶豫》《再見理想》《午夜怨曲》《誰伴我闖蕩》，有講童年歲月的《快樂王國》，有講愛情的《情人》《遙望》《冷雨夜》《早班火車》《為了你 為了我》，有講母愛的《真的愛你》《舊日的足跡》，有講青春不再的《逝去日子》，有講渴望世界和平的《AMANI》《和平與愛》《交織千個心》，有講做人要開心的《走不開的快樂》，有講鄉愁的《大地》，有講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奮鬥精神的《光輝歲月》，有講社會世俗現象的《俾面派對》《不可一世》《點解點解》，有講勞動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

家駒的創作思路其實有點像「歌神」許冠傑，彼此都是借歌喻志，諷刺時弊，反映社會民間疾苦，且創作題材包羅萬有，內容一針見血。

原來普羅大眾都有聽Beyond的流行曲，不僅香港，神州大地亦然，很多人都有Beyond情意結。Beyond眾歌迷們又可察覺到，在Beyond的原創金曲中，「理想」這兩個字出現的次數非常常？譬如：《午夜怨曲》《不再猶豫》《真的愛你》《大地》《長城》《海闊天空》《未曾後悔》《誰伴我闖

蕩》《喜歡你》《戰勝心魔》《堅持信念》等歌曲，歌詞中都有提及理想。可見Beyond四子創作音樂時頗強調理想、關注理想，而講理想亦正中一眾青少年下懷。

HK人與事
周軒諾
沒錯，老中青也聽過Beyond的歌，但青少年尤其「受落」、尤其鍾愛。因為那些在學中的少年，或剛畢業離開校園的青年，是社會上對理想、對夢想最有熱忱的一群人。當然中年人和老人家也可以追夢、講理想，惟熱誠與魄力始終不及年輕人，正如毛主席那番名言——「年輕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那些學生哥和初出茅廬工作的小伙子會到Beyond的流行曲能寄託自己的理想，敘述自己的心聲，唱出自己的心底話，總之令人有着共鳴。他們感到家駒唱出來的歌詞，正正是自己的遭遇和經歷（面對不公、冷待、挫折、猶豫、自強），正在訴說着自己的故事，自然會徹底迷上Beyond。

時光飛逝，那些年（八九十年代）聽家駒歌曲成長的年輕人，今天也邁入中年了。不知昔日以夢為馬，不負韶華的他們，現今可會向殘酷的現實生活妥協，變得麻木，變得世故，變得明哲保身呢？

記得家駒有一句座右銘：「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只在乎做過什麼」。綜觀家駒一生所做的，其實亦可以用「理想」二字作概括——為實踐理想而努力不懈地寫歌、作詞。

尋求人生最優解

不少人覺得數學枯燥無味，但當把數學精神和做人做事的思維方式聯繫起來思考，提煉出一些生活方法論，是有趣及有智慧的。《心中有數》就是這樣一本書。本書作者劉雪峰是一位大學計算機學院的老師，在理科、文科上的知識都非常淵博，對數學的思維方式有獨特見解。

《心中有數》認為人生是一個尋求最優解的過程。為此，作者通過分析數學概念，表達他對「尋求人生最優解」的思考。其中有幾個數學概念反覆被提及，比如「概率」和「主動預測」。

關於「概率」，作者不認同「人定勝天」、「命中注定」這兩種對生活的極端看法。他認為生活總體而言是系列「概率」事件的疊加。我們不知道發生某事的概率，但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提升成功率，以及當發現自己做某事上成功率較別人高時，應該反覆做，以提升自己的收益。在《納瓦爾寶典》稱這種本

領為「天賦」，但我認為以「概率」定義它們更準確。

而「主動預測」是作者非常強調和推崇的能力。作者認為對過往事件的「解釋能力」並沒有太大意義，而「主動預測」因為帶有可驗證性，所以更有價值。而且個體通過「主動預測」，更能主動積極思考問題，獲得自我提升。《心中有數》的幾個「主動預測」例子都很經典。一是某大學教授通過看別人的論文研究課題，自己先建模、推導、獲得結論，再研讀別人的論文，和別人的研究內容比較。如果別人的思路更優，則對自身思路是一個補充；如果別人的思路不如自己，那麼自己馬上獲得同一個課題的論文方向，因此可以大大提升自己論文的產量。二是一個快速讀書的方法。當讀一個類別的書非常頻繁時，讀者不妨預測下一段、下一章節的內容。如果內容和自己預測一致，則可快速跳過；如果內容和自己預測不一致，則仔細品味。如此一來，讀者在快速讀完一本書之餘，還能快速說出書中的主要內容和收穫其此前不知道的新知識。

此外，《心中有數》還用「病態方程式」解釋多樣性的紅利，說明參與者的角度越不同，越有利於所得結論的客觀性和可行性；用「卷積」對比「小確幸」和「大幸福」哪個給人帶來的幸福感更高；用「最小二乘估計」印證孔子「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中庸之道……讀者對於這些數學概念可能陌生，但如能理解背後的原理和方法論，應有醍醐灌頂之感。我想，如果我在學生年代讀到這本書，當年就能用更高維的視角看待數學學習了。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夢，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或者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不過這只是一種說法吧，因為有些人終日無牽無掛，可夜來多夢，前世今生，生人亡者皆入其夢。現實中存在的夢正是如此，無從解釋。

父親是一個多夢的人，他常常喜歡與家人分享他的夢。他甚至更將一些夢記錄下來，並戲言看看他日會否夢境成真。在他夢中出現最多的便是親戚朋友，有先人祖輩，也有身旁之人，間中亦有中外名人。夢境也是時空交錯，穿越古今。「夢中人」在他的描述下總是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從衣着、神情、對話，甚至動作，只要父親記得的，他都鉅細無遺地與我們分享。從他的經驗所得，夢醒一刻必須將整個夢境回想一遍，若非如此你是不會記得夢裏之情形。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只要在港，每到周末就會帶我和弟弟去看電影，而我們最喜歡去的一家電影院，便是在銅鑼灣的碧麗宮。那是

一家當時非常豪華的戲院，雖然票價略貴，但是場內環境、影幕乃至座椅都是最好最先進最舒適的。記得我們在那裏觀看過一齣荷里活大片，《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這是一部改編自李察·麥瑟森（Richard Matheson）小說《重返時刻》（Bid Time Return）的電影。戲中男女主角是其時正當紅的金童玉女，基斯杜化李夫（Christopher D. Reeve）及珍西摩爾（Jane Seymour），而劇情正是描述男主角通過其夢境回到了七十年前，與自己曾經相戀的情人重逢……看完此片回家，父親又與我們大談其對夢的一些見解。

父親在他書桌案頭放着一本厚厚的書，在他工作之餘，或者在處理一些生意上難以解決的問題之時，他會暫停下來，打開此書，翻閱細讀。這是一部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S. Freud）的名著《夢的釋義》，又名《夢的解釋》中文版。作者在

書中主要論及，夢是一種存在於潛意識的活動，是現實中實現不了和受壓抑的願望的滿足。父親對於這種論點持開放態度，唯他也曾提到中華數千年傳統文化當中，也有細述對夢的看法，其中易儒釋道思想體系與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中國最早對夢的記載是在後來成書的醫學經典著作《黃帝內經》中，而《周公解夢》則更為全面。中國自古以來對夢的研究主要分文學、哲學和科學描繪三方面。科學描繪就是以心理學為主，它與西方學說有點不謀而合。但父親認為在整體上中國人與西方人對夢的理解還是存在較大的差異。譬如說，如果我們夢見先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會理解為先人入我夢，解我相思濃。或報喜或報憂，來年祭祖多上兩炷香。西方人應該不信此說吧。

父親已離世十年，如今偶爾想起他曾說過的話，有些深具哲理，回味無窮；有些則頗為生動有趣，忍俊不禁。或許是遺傳基因的一脈

夢

余亦非
自由談

貓貓乘涼



持續酷熱天氣警告下，於黃大仙一個沒有空調的街市，熱得像蒸籠。一家土多的「主子」一直待在雪糕箱上乘涼，以免中暑。

圖、文：遂初

琉森的啟示



域外漫筆

沒有學好地理，這次去瑞士旅行前，這個國家的重要城市，我只知世界銀行之都蘇黎世，聯合國辦事處所在地日內瓦，

連其首都伯恩的名字也不太熟悉，更不用說琉森了，又哪裏知道托爾斯泰曾在琉森居住，寫過日記體小說《琉森》，給予後人「琉森的啟示」。

琉森（Lucerne），亦譯盧塞恩，位於瑞士中部，有如我國香港原是一個小漁村，現是一個吸引世界各地觀光者的旅遊城市。阿爾卑斯山脈的數座山峰圍繞這座城市，寬闊的琉森湖夾在群峰之間，於是便有了湖光山色，白晝夜晚，春夏秋冬，都有看不完、賞不盡的綺麗景致。有一條羅伊斯河與琉森湖相連，河上卡佩爾教堂橋飛架，這是一座古老的木結構廊橋，長二百多米，飾有一百二十餘幅有關琉森歷史的古畫，信步橋上，我不禁聯想起北京頤和園古香古色的長廊，兩者都很長，都有蓋頂，都在山色湖光之中，都讓人進入歷史，又走出歷史。而如果你搭乘羅伊斯河上的遊船往北而行，便可進入萊茵河，去走訪西歐各國。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位走訪西歐各國的俄羅斯作家蒞臨琉森，他就是列夫·托爾斯泰。一八五七年，他寫了小說《琉森：摘自聶克留朵夫公爵回憶錄》。這個公爵其實是托爾斯泰本人，所謂「小說」其實並非完全虛構，大多是他親身經歷。

托爾斯泰自然用其生花妙筆描繪了琉森的優美風光。綿亘的群山，高聳的雪峰，江湖的碧波，古老的城堡，哥德式建築雙塔，連連映入他的視野，一瞬間形成美詞佳句：「萬物沉浸在清新的、透明的蔚藍色大氣中」，「一切都是那麼寧靜，溫潤，和諧，而又必然美麗」。

不過，這位聶克留朵夫公爵沒有多少心思觀光賞景，幾筆風景描寫後就憤然不停地講述一件事情，再也沒有回到良辰美景上——托爾斯泰被激怒了，因為他發現瑞士

旅館的那些客人，那些有錢的紳士，富貴的夫人，一個個都那麼冷漠、吝嗇，對一個他們聽得高興以至入神的流浪歌手，沒有一個人伸手給他一個便士。

托爾斯泰是個音樂愛好者，年輕時曾苦練鋼琴，寫過圓舞曲，

「像一個小孩似的陶醉在音樂的美裏」（高爾基語），小說裏常描寫

琴聲歌聲，因聽柴可夫斯基弦樂四重奏「如歌的行板」而落淚，他說：

「從這首樂曲裏，我接觸到了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

如此愛樂，所以在琉森，有個傍晚散步時，他會遠遠地被那個流浪歌手的歌聲吸引，頓時覺得有一道明亮而快樂的光照射了他的心靈，便急忙趕到旅館前的街上，見人們圍成密密層層的半圓形靜聽歌手演唱。歌者個子矮小，身穿黑衣，應是意大利蒂羅爾人，邊彈結他邊唱，音域寬廣，音色善變，時而是男高音，時而是男低音，還會用悠揚婉轉的假聲，歌曲旋律優美，與結他和聲完美。聶克留朵夫聽得心蕩神移，覺得有一朵芬芳的鮮花開放在他心田，先前在旅館餐廳見英國佬的高傲、富婆們的奢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他感到慚愧厭煩，可在這位蒂羅爾人的歌聲裏，他聽到了愛，聽到了希望和生活的樂趣，甚至忽然發現這是個月夜，月色中的琉森城因歌聲顯得更幽美，琉森湖在歌聲中碧波蕩漾，在月光下粼粼閃光。

歌手有三次停下來，面對聽眾有所企求，可除了聶克留朵夫，沒一個人解囊相助，好幾個人甚至發

出嘲笑聲，表示對他的蔑視。歌手最後獨自怏怏而走，聶克留朵夫隨而去，邀請他到飯店用餐，跟他親切交談，又一次聽到了「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故事還長，這裏不加贅述，但我們該聽聽托爾斯泰的心痛之言：

「我被痛苦和悲傷的心情所壓倒，更替蒂羅爾歌手感到難受，為大堆聽眾感到羞恥，為我自己感到羞愧，彷彿是我自己乞錢毫無所得，是我自己受人嘲笑。我不能解釋那壓倒我的情緒，只是像有一塊石頭重重壓心頭，無法開釋自己。」

——托爾斯泰自己，晚年一直試圖搬走心上的石頭，願做平民，放棄財產，為民眾做好事，成為精神上真正自由的人。

時代在進步，我想，一百六十多年前發生在琉森的事情如今或許已經不多，在紐約地鐵車站，我常見地下音樂家們獲得不少報酬。但我仍然敬佩當年托爾斯泰那種愛憎分明、同情心切、支持弱者、鄙視冷漠的態度，讚賞他那顆親近大自然、喜歡旅行、熱愛音樂、喜聽歌聲的心靈。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世界各個角落，還有人炫富擺闊卻無慈善之舉，還有人卑視窮人冷眼相待，還有人爭權奪利無視民瘼，我們因此更需繼承、發揚托爾斯泰的人道精神。琉森的啟示，其實就是托爾斯泰精神的啟示。有幸有瑞士之行，在琉森，既飽賞了自然風光，又汲取了精神滋養，感到人類世界今後應變得更加和諧，更加美好。



▲琉森（Lucerne）位於瑞士中部，是湖光山色互相映襯的城市。

圖片來源：Luzern Tourismus AG

相承，十年來我夢見他無數次，內子、女兒們也曾夢見他數次。唯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父親總在一些特殊日子出現在我們的夢中，令大家喜出望外。這些在特定日子中，來自先人的「探訪」，或曰天上人間的互動，相信中西釋夢者都無從解釋吧。

夏日炎炎，昏昏入眠。想來夢不一定盡是美夢，也會有噩夢。假如你從噩夢中驚醒，你一定會慶幸它只是南柯一夢而非現實。但若現實中真的出現了噩夢，請謹記不要懼怕，不要退縮，沉着應對，它總有過去的一天。相反當你從美夢中醒來，必定會患得患失或若有所失，你肯定戀戀不捨與至愛親人重逢相聚的美好片段頓成幻影。不過你還是要明白，夢境也好，現實也好，總會有甦醒和過去的時候。

唯有每天感恩珍惜、努力奮進，才是對逝去及在生之夢裏夢外人最好的回報，而所有美好的時刻將浮現眼前，永存心底。